



欢喜

过年，夹在岁月里的

□ 缪金星



(一) 冬至好梦

过年的事，总是欢喜而充满期待。以前每到冬至，母亲说是又长了一岁。我这就断定，过年是从每年的冬至算起的。这一天，太阳直射南回归线，对我们生活在北半球的人来说，这天的白昼最短，黑夜最长。此后太阳逐渐北移，阳气重生。冬至成了一个很受关注的节气。我们当地老话“冬至大如年，皇帝老信要谢年。”冬至日的前夜，家里的厨房是不熄火的，煤球炉封上通风口，火微微的，母亲会把一锅大头菜洗净切好，用炒盐下锅，加上酱油、糖、一匙菜油，用小火慢慢地煮上一整夜。天亮了，满屋菜香，热气腾腾，母亲说是为了讨个好彩头，来年家庭兴旺发达。

一大早的，母亲还会煮番薯年糕给我们吃。番薯有“翻身”的寓意，年糕意味着“年年攀高”。此外，酒酿汤果也是冬至里常吃的，“吃了汤果大一岁”。汤果跟汤圆类似，用糯米粉做成，只是比汤圆小一些，里面没有馅，糯糯的，甜甜的，很好吃。

冬至的讲究还有很多，小孩子不能啼哭，不可吵架，不可摔坏东西。冬至夜因为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夜，是“嬉嬉夏至日，晒晒冬至夜”。母亲早早催我们睡了，还说冬至夜的梦最灵验。我问，做什么梦可以自己决定吗？母亲说，睡前，你得先把花样描好了。

(二) 祭灶日

腊月廿三之前有腊八节，寺院佛堂有在腊八赐粥散福的仪式，而真正的年味从“祭灶日”开始。腊月廿三这天，灶王爷升天，去向天庭汇报这户人家一年来的善恶得失，这样的年度“总结汇报”要到正月初四才结束。送灶、迎灶的仪式自然十分隆重虔诚。家家户户都会做些糕点，准备菜肴百果，供奉灶王爷，统称“祭灶果”。等祭祀活动结束，再将糕点百果分给孩子们吃。

“乖乖过，明朝拨依吃祭灶果。”小孩子在一起，会比谁家的糕点花样好。其实糕点的样式好坏与他家的印糕板相关。印糕板是一个用来为糕点定型的木制模具，现在这种东西很难看到了，但关于印糕板的话还在，我们当地形容长相很像的两个人，如母女、姐妹，说是同一个印糕板里出来的。

(三) 掸尘办年货

一年到头，把家里的床底墙角，窗帘被褥，灶头碗柜都清洗一遍，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，我们称之为“掸尘”。我曾听母亲说，除夕夜，天庭会派灵官下凡专事明查暗访，一旦发现有不敬鬼神、亵渎神灵的人家，就把罪行书写在他家屋檐下，让蜘蛛张网以做记号。为了消灾，每户人家这就有了除夕“掸尘”的习俗。又因“尘”与“陈”谐音，新年掸尘还有“除陈布新”的涵义。

办年货也是多少要做的事，当年家里并不富绰，但母亲在办年货时也很讲体面。我曾有过一次做糯米块的经历，先是头一天，母亲把几十斤的糯米淘净，用清水浸泡，再准备一条蔺草凉席，两面都擦干净了，等到第二天大早，母亲带着我们，赶到近郊一个农民办的加工点，将糯米蒸熟，然后倒入一个石捣臼内，几个大汉轮流揉打至酥烂，将糯米团摘成杯口大小，直接贴在草席上，上面还点上朱红，哗啦啦地展开后，由我兄长抬着回家，放在通风口几天，等干硬了再揭下来，或蒸、或炒、或煎，就可以随时做着吃了。跟在大人后面打年糕做糯米块的开心热闹是再忘不了的，等我们围着石臼玩够了，母亲会把做成半成品的糯米团，热腾腾地捞出一块，裹上一点黑芝麻糖，又叫“黑洋酥”，塞进嘴里，这味道至今还在。

(四) 年三十夜

我以前总是纳闷，除夕这一天，为何大人们有时叫作“廿九夜”，有时叫作“年三十”。原来农历腊月并不是固定的天数，有的年份三十天，有的才二十九天。但有一点是一样的，除夕夜，家里人都要到齐，围坐一起，团团圆圆。年夜饭吃的菜，有热气腾腾的“三鲜”暖锅，里面有肉丸、蛋饺、熏鱼、细粉之类。还有不缺的是一盆烤麸，“麸”音同“富”，希望来年大富大贵。当晚的主食，会是用煮鸡煮肉剩下的浓汤做成青菜年糕汤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或听父母叮咛，或说些因果报应，开开心心，其乐融融。

吃完年夜饭，我们家还分工炒花生瓜子、挑水洗地，把墙门里里外外的水泥地、青石板冲洗得锃锃亮。这时，父亲会摊开一大桌子的彩纸，剪些图案做个灯笼什么的。母亲在缝纫机前，赶做我们过年的新衣。屋子里的灯点得亮堂堂的，等待着新年的到来。

(五) 春风送暖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这首王安石的《元日》早已成了新年伊始的经典诗句，春节前后，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气，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周期运动推算出二十四节气，始于立春，终于大寒。有趣的是，在我们的农历本上，立春节气，如同春日天气云翳诡谲。譬如有正月的立春，年末腊月的立春，有两头占春的年份，还有干脆无春的年份。至于“两头春”“无春年”之说，是否还依附着祸福凶吉之相，天晓得了。

或是童心无忌，总觉得以前手里捏着几毛钱的压岁钱，比现在卡里打进几万元的年终奖还兴奋；耳朵里听着有线广播里传来喜儿的《北风吹》，比现在音响里发出的洋曲有味；身上穿着母亲用兄长的外套缝成的棉衣，比现在裹着名牌的羊绒大衣暖和；嘴里啃着自己炒的红薯片，比现在隔洋过海运来的核桃坚果香脆；满大街捡着人家放过的炮仗蒂头，小巷里提着纸灯笼走家串户，比现在闭门围着一台液晶彩电有趣多了。

(六) 阑珊灯火

拜年逢人只说好，走亲访友灶头忙。几缕濛濛春雨色，数盏频频醉乡人。最是热闹初五日，争相迎，家家户户请得财神通五路。有钱可唤鬼推磨，眼不闭，谁肯先撒手？转眼间又到了元宵，月似娇娥，灯如白昼，火树银花，宝马香车。都说过了正月十五，年也就过完了。再是邀来兄弟姐妹，齐齐十几口人聚在家里。张罗了一大桌饭菜，吃了一顿，累了一天。晚上送走他们，勉强收拾完桌子，洗涮打扫的事只能留待第二天做了。

“人多好用力，人缺可省食。”母亲当年的话，至今犹在耳边。我们家里偏是人多时缺食，现在食有余而人已老。以前一起喝汤抢肉吃的兄弟姐妹，早已为人父母，填在个人信息表上，竟成了“社会关系”……

我说这些干嘛？如果没有曾经的岁月，哪来今天的回忆？如果没有四季更替，哪来过年的欢喜？我很该庆幸，父母还留给我几个“社会关系”，我孩子的孩子要有几个像样的“社会关系”，也只能在政府鼓励生育以后了。



配图《30多年前，浙江人这样迎新年》
俞丹桦 摄